

元代政書

元
代

史料刊
史叢
初編

泰山書社

經世大典序錄

賦	治
典	典
總	總
序	序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齎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
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
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
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

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
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
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
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
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
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礫
訶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
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榱榱楹杙薨桷
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
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
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
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
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
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
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
全平定賈庭揚楊如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

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
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
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
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未
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
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
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
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
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
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

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末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

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古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古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

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胷臆
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旣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
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
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
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
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奐之所
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
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弊家具有圖說自

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大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

將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埴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實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踉蹌且驚且懼卽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

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

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沉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兩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

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禁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父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

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
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
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
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
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經夫婦成孝敬以身體之日積
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
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
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
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
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